

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语义语用分析

金 江¹, 应丽君²

(1. 浙江万里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2. 南昌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10032)

摘要: 考察了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语义构成、构式的现实与体验制约。研究发现,除显性语法规则外,双名隐性互动对构式有重要影响,该隐性互动是言者、听者双方没有表征于语言的隐性洽商过程,主要通过特征映射和概念范畴互动两种方式来完成。此外,构式双名互动还存在于名名构式和其他双名构式之中。

关键词: 别拿 N_1 不当 N_2 ; 双名显性互动; 双名隐性互动; 特征映射; 概念范畴互动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6-0158-06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Bie Na N_1 Bu Dang N_2 ”

JIN Jiang¹, YING Lijun²

(1.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conducts studies on the meaning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onstruction “Bie Na N_1 Bu Dang N_2 ”. It is found that apart from explicit grammatical contents, implici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nouns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which is an unsaid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listener. The interactions are characteristics projecting and conception categoriza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exist in noun-noun constructions and numerous other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at least two nouns.

Key words: Bie Na N_1 Bu Dang N_2 ; implici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nouns; explici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nouns; characteristics projecting; conception categorization interactions

Goldberg 认为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某些特定的表达……由于其使用频率很高,也可以被认为是构式”。^{[1][p4-5]}“全部或者部分完型的词组、习语或其他语言模块都是构式”。^{[1][p94]}构式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概括性的形式-功能配对体,同时该配对体在语言使用中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体表达,即语式(construct)。一个构式的意义不是形式中各成分语义值的简单组合,而是大于构式内各词语义简单相加,即:1+1>2。“2”的具体体现并非比它大的某个概念整体,而是指一个构式从“2”出发,基于语境,经过语言规则、语言手段(如修辞),产生出与之关联的新含义,该新含义由于经过了更多加工,因而包含了更多的内涵。该内涵是从构式表面不能够“被预测”出来的那部分意义。Goldberg 针对论元结构的讨论,关注动词意义如何“熔合”进构式,对论元结构内名词的主动性及互动性讨论较少。事实上名词由于其本身特性在构式中影响巨大,这在双名构式中体现较为典型。金江探索了构式双名互动,论证了由于构式压制,同一构式内名词之间能产生互动,并影响构式的含义,但

收稿日期:2015-02-16

作者简介:金江(1977-),男,湖北大冶人,硕士,浙江万里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应丽君(1964-),女,浙江永康人,南昌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大学英语教学。

未能详细说明互动的过程及其方式,如两个名词如何通过互动产生“ $1+1>2$ ”的语效,本文从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出发,从语义和语用视角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其中语用视角主要集中于两个名词的互动关系。^[2]

一、“别拿 N_1 不当 N_2 ”构式的来由与发展

(一) “别拿 N_1 不当 N_2 ”构式的来由

通过百度“网页”搜索“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们找到296 000个相关内容,绝大多数与电影《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相关,说的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村民—豆包,当选上村长后,领着全村人走上了富农之路,“豆包”成了“干粮”。在CNKI中搜索“别拿……不当……”,获得记录96条,都是论文标题。我们将其作为“内容”搜索,结果为0。后以同样的方法搜索百度“新闻全文”,我们获得结果13 100条。以同样的方法搜索百度“新闻标题”,我们获得记录2 750条。通过分析发现,百度“网页”内容虽多,但几乎全都是同一构式,且皆以电影名称出现。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中搜索仅得三条记录。例如:

(1) Lady Gaga 香港引文化飓风: 别拿流行不当文化(中国新闻网 2012年05月07日)

(2) 霸占20套房 别拿村官不当干部(红网 2012年09月25日 作者:徐炳涛)

由上述例句可概括出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该构式中有两个名词槽位待填,其主体意义变化甚小,属于“共变条件构式”或“部分填充表达模式”,Fillmore等称之为“形式习语”。^[3] N_1 和 N_2 两个位置可以分别填充适当的名词形成若干语式(constructs)。此外该构式还可以通过重复,形成“别拿 N_1 不当 N_2 ,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形式。构式填充后的习语“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十分常用,据其定义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使用频率高而被“储存在长期记忆里面的形义配对体”,因而单独成为一个构式。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预设了一定的含义(详见下文)。显而易见,预设意义虽然是隐性的,其预设值的获得须基于显性规则。Ungerer & Schmid认为构式“包含有与它的概念框架对应相关的自身含义”(其意义即“储存在长期记忆里面的形义配对体,具体体现为语义、句法结构和语用含义”)。^{[4] (p252-245)}如在“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豆包喻指村长原本是不受人尊敬的个体身份,干粮则喻指一位成功的村长。其暗含的意思是“别看豆包不算什么好吃的,可它也可以算是干粮呢,不要小瞧哦”。以此类推,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含义为:

(1) a. N_1 所指是现实中的 N_1 本身,如“别拿手机不当手机啊”。

b. N_1 并非指现实中的 N_1 本身,可能还是一个隐喻。相应地, N_2 也不是真 N_2 ,也可能是一个隐喻。 N_1 所隐喻的是初始目标(用 N_1' 表示), N_2 隐喻的是在某一特性上比前者明显的对象(用 N_2' 表示)。

(2) 现实中确实有人错误地没把 N_1 当 N_2 。

(3) 言者的态度是:从视角 N_1 应该算 N_2 ,并且言者认为听者也应如此认为。

(4) 别看 N_1 微不足道,可它也可以算是 N_2 ,“不要小瞧哦”。

(二) 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变体

笔者搜索语料时,获得了一些其他相关语料。根据该构式语义变化的程度,笔者将语料概括如下:

[例1](请)别老/总/经常/都/又拿 N_1 不当 N_2 。

[例2]别拿 N_1 不当 N_2 使/看。

[例3]别不拿 N_1 当 N_2 。

[例4]别不拿 N_1 当回事。

[例5]别拿 N 不当 N 。

构式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含义。在构式义第一层级的参数不发生质变的前提下,构式内部真值发生微调甚至较大的变化是可能和允许的。这些构式语义有一定变化,但这些变化要么是发生否定转移,要么是动词的意义发生微调,或是将具体概念抽象化为类似意义,其变化属于次一个层级,第一层级没有变化。将上述构式与“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构式义相比仍可匹配。它们仍属同一构式内变化的范畴。如

“老/总/经常/都/又拿”只对“拿”产生一定语义上的微调,既不影响其根本含义,又不影响其搭配功能。在“别拿 N_1 不当 N_2 使/看”中,比原来构式多一个动词“使/看”。实际上,“使/看”是对“当”的补充。也就是说,“当”与“当……使/看”之间只存在微小的差别。而构式“别不拿 N_1 当 N_2 ”发生了否定转移。这里的否定转移是由于个人使用习惯等原因造成的,对意义和功能没有根本影响。“别不拿 N_1 当回事”也是使用频率十分高的构式。与“别拿 N_1 不当回事”相近,只是把前面的“ N_2 ”改成了“回事”。“别不拿 N 当 N ”和“别拿 N 不当 N ”这两个意义几乎相同,表示对 N 不可轻视之意。

二、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的语用考察

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两个名词是将被填充的内容,其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构式义的实现,其语用基础是:言者认为 N_1 本来应该被当成 N_2 ,但事实上却没有。其形式是:有时两个名词都是喻指;有时只有 N_2 是喻指;有时还可以重复连用该构式。因而有三个喻指存在于该构式中的四个名词里。此外,该构式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两个名词的互动与制约;二是两个名词皆为喻指时,它们是如何互动从而使构式义得以实现的。

(一) 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的现实-认知制约

构式制约(constraints)指根据构式义而产生的构式内部成分与其他语言单位搭配不兼容的现象。在该构式内,不是所有名词可随意填充进该构式进行搭配产生合理意义。Goldberg认为,“论元的角色是由构式的意义决定的”,“论元角色与参与者的融合由语义连贯和对应两个原则支配”。^{[1][p2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主张构式必须具有非组合性特征的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限制(restriction)。我们认为,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在语义上对其内容必然有其独特的制约关系;双名互动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名词的关系制约以及选择两个名词的体验制约上。

上述讨论的两个名词的关系制约构式中,“别拿 N_1 不当 N_2 ”的语义含义有“必须拿 N_1 当 N_2 ”和“不要小瞧 N_1 ”之意,尤其后者更加重要,这是通过显性语法规则赋予构式的,由此对名词产生两个基本要求:第一, $N_1 \in N_2$ 。此条预设两个名词的关系,即两个名词之间的连贯性。 N_1 必须具备充当 N_2 的条件; N_1 和 N_2 必须从某个方面同属一类,它同时包括 $N_1' \in N_2'$ 的情况。此式目的在于保证两个名词之间要有某种内部关联,否则它们之间就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无法同时进入构式,构式义无法实现,如例8、例9所示;第二,两个名词之间有特定的逻辑关系, N_2 是 N_1 的目标对象,可以表示为 $N_1 \leq N_2$,此条作为该构式的条件显而易见。它具体指 N_1 这个概念的所指较之 N_2 之所指范围更小。该制约是由该构式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否则构式义同样无法实现,如例10所示。

[例6]拿盐当成白糖。

[例7]别拿盐当成白糖。

例6、例7不属于该构式,两个名词之间没有该构式的限制,很少有人说:

[例8]拿盐不当白糖。

[例9]别拿盐不当白糖。

[例10]别拿干粮不当豆包。

例8、例9、例10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该构式中两个名词的内部关系在构式内受到限制将之排除。例8、例9的问题在于两个名词之间不存在连贯性;例10的问题在于未能满足“ N_2 是 N_1 的目标对象”。

该构式中名词的制约源于体验,可称之为体验制约。在各种生产劳动中,人们离不开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会作为各种实体在人的大脑中有所投影。不仅如此,各事体之间的关系随着人们的直接和间接体验投影并储存于大脑。Lakoff认为,“人们需要通过更接近人类的直接体验的其他实体或者其他种类的实体来理解”。^{[5][p177]}他还认为,“当人们用B来比喻A的时候,前者通常得到更贴切的感受和体验”。^{[5][p108]}构式中的名词如非“所见即所得”(如是则自证),则选用名词之所指必然与其生活体验十分贴近。从概率上讲,若一个名词之所指与其生活经验越接近,则言者越认为最易于理解、表达,越容易为言者所选用。如当提起“鸟”这个概念,虽然在英美社会最具有“鸟”这个特征的应该是“知更鸟”,但是人们第一反应并不一定都是知更鸟,而应该是经常能接触到的或者经常说起的那种鸟,甚至有些人根本

不可能想起知更鸟。在语言的若干可选项 中,熟悉的、具有更大的语境关联性的自然是首选。中文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粘豆包”是很久以前农民外出干活时抗饥饿的主要食粮,也是人们体验最多和最熟悉的事物。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日常需要(即当干粮使用)。从这一简单而熟悉的事实概括出一个道理:豆包可以填饱肚子,是可以当干粮的,不拿豆包当干粮是错误的。进而言之,类似体验在大脑中建立起信息库。Langacker 将词汇分为两大类:事体(Thing)和关系(Relation)。名词显然属于事体。这个信息库中自然包含了事体与事体之间一定的关系。事体与事体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受到体验的制约必然被限制于一定范围之内,反映到语言之中,就是双名互动的哲性基础。Ungerer & Schmid 援引 Rosch 1973 年的原型实验图后认为,虚线的或者有缺口的实线形状不影响其在人脑中投射出早先人脑中确立的图形,这是因为人的认知会自动将虚线的图形与实线的图形自动地联系起来。^{[4] (p15)} 同样,语言中一个确立的构式在损失部分内容时也可能引起人脑对整个构式内容的联系,这个部分损失内容经过填充后可能确立新的图形,如此类推(语言据此呈螺旋方式发展),大脑能够自动进行填充、处理,这就使得隐性互动有了心理基础。

(二) 双名隐性互动

如上所述,在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填充之前的内容描述了两个名词之间的显性关系。而即将要填充进去的两个名词之间还可以有隐性的互动,通常有两种方式:双名特征映射互动和双名概念差异互动。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被填充后得到的语式意义相近,其双名互动有两个层级。第一层级如:

[例 11] 别拿小葱不当盆景啊!

[例 12] 别拿豆腐不当菜啊!

[例 13]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第二层级中存在喻指现象这一特点:其中 N_1 、 N_2 的理解需要通过喻指的途径方得正解。两个名词有时都是喻指,有时有一个名词是喻指,有时两个名词都不是喻指,例如:

[例 14] 别拿手机不当手机。

[例 15]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别拿记者不当鸡”。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

[例 16] 微博:别拿“鸡毛”不当翎子。

1. 双名特征映射互动

特征映射互动就是在构式内同时出现两个名词,一个名词的特征被映射到另外一个上,形成互动,影响构式的意义。隐喻通常被认为是两个映射域之间的某种单向的特征投射,实际上就是双名互动的一种,它是被映射的特征即两个对象(表征为名词)之间所存在的一定的共性的一种隐性单向投射。牛保义认为“某一类概念源自人们对其个体属性和特征的观察、体验和认知。”^[6] 这说明每个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都不尽相同,这使得双名互动这一隐性心理过程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要依赖于显性的互动来补充。Sperber & Wilson 认为隐喻存在的基础是“逻辑相似性”。^{[7] (p233)} 该构式就是通过明示这种“逻辑相似性”的方式在听者理解过程中引起双方不同体验和认知进行洽商(当然,洽商总是受到其主体的意向性引导),实现特征映射。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的名词“豆腐、村长、豆包”与“菜、干部、干粮”相比,他们之间的“逻辑相似性”是双名互动得以实现的纽带,它将读者从一个名词所表征的对象联系到另外一个,而这个过程并不表征在语言上,是隐性的。

例 14 没有喻指现象,在这类前后两个名词一样的构式里,上述两种修辞都不存在,因而此类表达是图式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较为特殊的一类语式。例 15 来自于一篇博文,内容是某些记者为了利益不惜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写一些不实报道,其行为喻意为“万夫所指的妓女”、“鸡”,表达了博主对这类记者强烈的抨击,在“道德败坏”的方面“记者”要小于“鸡”。换句话说,当这样的记者只被当成“记者”时,其道德败坏的一面就被忽略,在这里“鸡”的特征被映射到“记者”上。在例 16 中,“鸡毛、翎子”两个名词都是喻指。此例与“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相同,不仅有比喻,还有类比现象。这篇来自《创新科技》的文章将微不足道的一篇博文比作“鸡毛”,将它在网络环境下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比作“翎子”,暗含了

“鸡毛可以当令箭”的说法,将“令箭”的特征映射到“鸡毛”,以此说明当大量网民集体关注于某一事件时可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某些构式中,两个名词有时皆为喻指,有时其中之一为喻指,例 15 是典型的具有两个半句的表达形式,此类构式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前句两个名词都用喻指,后句 N_1 实指, N_2 不限。它比较长,不够经济,正因为如此,其语气最强;二是前句缺省, N_1 实指,是该构式所讨论的真实主体, N_2 不限。但 N_2 虽说不限,实际使用中还是有限制的,它一定最能体现 N_1 所需被表述的特征,如“《别拿男人不当动物》”(杨冰阳,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这里的“动物”即本书中所要表述的关于男人的若干特点的集中体现;三是只有前句,后句缺省,两个名词皆用喻指。当后半句缺省时,言者只有比喻,并没有说出言谈对象,如例 3。当两个名词皆为喻指时,两者都无须确定具体是哪个名词,只要能表达两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即可,如此构式的意义便抽象起来,如“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的意思分为两层:一层是所见即所得,这里的“村长”真的指某村村长;另一层是所见喻所得,“村长”可喻指或类比其他级别较低的干部或者其他所指,“干部”则喻指比前者更为重要或更具备某类特征之所指。一般隐喻都是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外一个概念,该构式中的隐喻则不同,它是通过两个名词所表达的差异关系来理解另外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被喻指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千千万万对的名词当中。由于两个名词皆为喻指,故看上去无数的名词都能在前半句中配对使用。例如:

[例 17] 别拿拖鞋不当鞋。

[例 18] 别拿小葱不当盆景。

[例 19] 别拿小树不当木材。

2. 双名概念范畴互动

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中的双名互动除了上述特征映射方式外,还有一种是概念范畴互动,如例 14 “手机(N_2)”是否即为“手机(N_1)”的目标对象?要理解两个“手机”,须考察两个名词本身以外的意义,即 $1 + 1 > 2$ 中所谓“大”出来的部分。要理解该构式,读者会完成一个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将“手机(N_1)”联系到“实物手机”,而将“手机(N_2)”联系到“言者意向中所指的手机”,“手机(N_1)”与“手机(N_2)”属于两个迥异的范畴。言者就是要通过这种范畴互动,将一类的事体归到另一类中,向听者明示言者态度。又如“别拿省长不当干部”,言者意图劝说对方将“省长”归到“干部”的范畴(而不要搞特殊化)。

如上所述,构式“别拿 N_1 不当 N_2 ”两个名词之间必须具有“逻辑相似性”,同时它们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性,使得两个名词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由于语言的理解层次差异可以导致对于程度的误解,这种差异值的大小(也就是两个范畴之间的差异)对构式意义影响很大。^[8] 该差异并未表征于语言中,而是通过两个名词及其所携带的隐含信息隐性地表征于大脑中,读者能够/需要隐喻地、抽象地来看待一下这两个名词的关系,将 N_1 归到 N_2 的范畴内方能理解。以“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别拿记者不当鸡”为例:

表 1 双名概念范畴互动示意表

N_1	N_2
记者	→ 鸡
村长	→ 干部
豆包	→ 干粮
.....
被错误对待的对象	修正后的对象

Sperber & Wilson 认为,“隐喻表达是信息的最准确化、语言的最经济、理解最容易的结合体”。^{[7] (p233)} 她们还认为,隐喻表达时“对目标域的获得可以容忍在一定可能程度的结论范围,且这个范围越大,含意越弱”。^{[7] (p235)} 如表 1 所示,“记者”与“村长”的逻辑相似性有:都有一定的权力、权力都不大、容易不被重视”。但是“记者”与“豆包”的相似性(即两个范畴之间的差异)就减少到“容易被不够重视”。当使用“记者”来指“记者”时,其可能性就限定到唯一。这样用“豆包”来隐喻“记者”比用“村

长”时可能的结论程度范围大;反之就小。据此推理,在用来隐喻“记者”的可能选择中,存在一个根据其逻辑相似性逐渐变大或者变小的连续体(continuum)。在这个用来喻指“记者”的可能选择连续体中,对目标域的映射之可能范围也有一个相应的连续体。“一个好的隐喻在被理解含意的强弱上其语境效果与言者所隐喻表达的效果应该恰到好处”。^{[7] 3(1236)}因此,言者会自动从这个喻意强弱不一的可能选择的连续体中选择一个自认为恰如其分的名词作为 N_1 ,而对目标域的映射之可能范围也有一个相应的连续体中选择一个相应的名词作为 N_2 ,这样,在 N_1 进入到 N_2 的范畴时,两个范畴之间的差异最能体现言者意图。

三、构式双名互动的进一步思考

综上所述,构式双名互动之“显”显而易见。而构式双名互动之“隐”具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双名构式远远不止本文所讨论的一种构式类型。凡是一个构式内包含两个名词,并且两个名词之间意义发生互动都可以囊括其中。本文整理了更多的双名构式:典型的语法构式: $N_1 + V + N_2$ 、 $V + N_1 + N_2$;习语构式: $N_1 + A + N_2 + A$ (天长地久)、不 N_1 不 N_2 ;还有些熟语和惯用语构式:有一种 N_1 叫 N_2 、 N_1 的 N_2 、 N_1 和/或 N_2 (汽车与老婆,概不外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没有 N_1 (V)的 N_2 ……若单论双名隐性互动,体现较为典型的是名名构式。名名构式就是连续出现的两个名词表征一个事体的构式,主要是双名复合构式和名词修饰名词的构式。名名构式中的互动方式在语言上几乎没有表征。刘正光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研究过名名复合词;^[9-10]周先武和王文斌从框架语义理论视角对名名复合词进行过解释说明;^[11]王军曾集中研究了名名构式中心词问题;^[12]雷卿等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了构式双名互动。^[13]本文通过讨论和分析,看到了双名构式(包括名名构式)中的名词与名词之间的互动。随着各种缩略语的发展,双名互动现象可能会更加频繁出现,更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金江. 构式双名互动认知语用初探[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3 (5).
- [3] Fillmore, Charles J. et al.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J]. *Language*, 1988 (3).
- [4] Ungerer, F.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5]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6] 牛保义. 汉语名词“类指”义的认知假设[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 (4).
- [7]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8] 金江. 从语用模糊看关联的不确定性[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0 (1).
- [9] 刘正光. 关于 $N + 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1).
- [10] 刘正光, 刘润清. $N + 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J]. 外国语, 2004 (1).
- [11] 周先武, 王文斌. 英语名名复合词中独立框架与复合框架关系研究[J]. 中国外语, 2010 (3).
- [12] 王军. 论汉语 $N + N$ 结构里中心词的位置[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6).
- [13] 雷卿. 从事件到用例事件——论“有一种 X 叫 Y ”句式的意识涌现问题[J]. 外国语, 2014 (3).
- [14] Langacker, Ronald W. *Cognitive Grammar* [M]. NY: OUP, 2008.

(责任编辑: 舒娜)